

新 马 文 艺 丛 书

腐 蚀



小 说 集

紹
問
湄
著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出 版



新马文艺丛书

腐蚀

貂问湄 著

青年书局印行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 邮区

2006年7月20日简体字初版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定价：S\$8.50

ISBN 981-05-5895-3

目 录

读书问题·····	1
面包·····	24
腐蚀·····	42
乌鸦·····	91
后记·····	101

读书问题

—

岛国上的气候即使到了午后还是闷热的，但是对于坐在盎格罗洋行三楼办公室的梁全生先生该是一个天大的例外。

Mr.梁是属于白领阶级人物。每天呆在冷气设备的办公室里三几个钟头——本来嘛，做够八点钟也是轻松的工作；何况下班休息，办公时间内还可以悠然自得地抽上几口烟，望着白色天花板，回味一下这些日子来在生活上多少有点刺激的温馨感觉，倒是最能振奋精神的一服兴奋剂。这样一来时间也就容易溜过去，一个月拿足五百元的粮银，加上一笔买卖之间的小外快，战后初期还从善良的主子那边拿到一笔沦陷时期的补偿费，少说也有七八千，韩战期间又赚了一大把；太太又那么能干，在离埠三五英里的一间规模不算小的新村华文学校担任教席，一个月也帮有福气的梁先生挣回了差四块钱就是整数的三百大元。可

是梁先生始终有个遗憾，要是太太也是受英文教育的能在英校做事，梁家不是更可以发扬光大了吗？还好，一家数口，夫妻俩又有这么好入息，实在够梁先生享受一辈子了。即使梁先生多喝几瓶啤酒，多上舞场应酬几回也能过得蛮舒服的。只要眼前这个环境永远一成不变，梁家还是后福无穷的，他老是这样希望着。

这天，梁先生在快要下班的前半个钟头，仍然老习惯地抽一口香喷喷的第三号海军，也一样望着白色天花板，却例外地不去作一回人生上另一种靠幻想或意念所能得到的精神享受，偏偏有个叫他老烦心的问题涌进从来不懂得思前想后的脑门。前天洋经理不是把有关方面寄到行里的一张有关火炬运动的小文告贴在揭示处吗？弦外之音，无非要属下的职员能把子女统统登记到英校去，但是糟的是这一次太太却打好主意要阿光兄弟接受什么母语教育，这就是叫他老伤脑筋的一个大问题。

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下梁先生有个怎样的家了。除了处处温驯体贴的好太太外，梁家有一位正在念七号班的大小姐——安娜梁，大小姐今年本来是念八号位的，只恨去年下了班，大小姐就为了这事整整哭了三天，总算太太把她劝开了。真奇怪，我姓梁的就看不惯女儿这样不争气，太太却另外有个见解，她说：考试落第不一定能说明学业的水准，何况女儿是英文

一科差一分而已，要是只懂得难为她，对她的学业会有更坏的作用。做父母的不但要体谅子女，还要做到真正爱护子女；要爱护子女，只有鼓舞她，用各种适当的方法让她忘记了她认为是最大耻辱的这回事。太太一向关心子女，难怪大小姐受她妈的感化最大，对事物的观点，也常套取了她妈的见解和看法。糟糕！今年要是再考不上，那就坏透了，连我们的梁先生也好像输了一场偌大的马赛。另外还有两个小的都是男的，一个刚好明年应该入学，另外一个才足够四岁而已。问题就发生在这两个小的身上。

下个礼拜一就是“八月二十七日”，这正是皇家施行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一个大日子啊。

“怎么办？我的阿光和阿荣是不是真个要顺从太太的主张去登记接受华文教育？”姓梁的咬着那根快要烧净了的烟蒂儿瞪着打转的电风扇在心里打起无数的问号来。

他老狠狠地把烟蒂儿扔向椅背后那扇对着大街口的窗外去，顺手又抓回一根擦的燃上了。这也是姓梁的好癖性，每遇到心情太兴奋或有些苦闷的时候，他老总是喜欢嘴角上有根烟来帮助帮助他的思想更灵活一下。这一回，他老绷紧了脸再想下去：这怎么行？华文教育根本要不得，太多捣乱分子，读完书，又找不到好出路，干么，要把阿光兄弟的前途白白葬送了不成？可不是，像太太念了十多年书，最了不起也不外

当一名教书匠，还有什么作为？说到老子，战前才第七号位，就在这家最有历史性的洋行里坐上洋经理依次的第三把交椅，一坐就坐了十来个年头，什么母语教育不教育，阿拉不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拿够粮银，吃穿都有。

为什么太太这样想不通，我们有好房子住，有BC牌的汽车坐，说穿了，还不是老子懂得English才有这么好甜头。亏她还敢说：咱们是黄帝子孙，（黄帝是谁？是不是英国人所称颂的维多利亚女皇这一类人物？不好意思问太太。）岂能数典忘宗不读母国的文字，还说什么本邦独立后，要算巫文最要得。说到独立，他老就有一把气在心里，为什么要独立？地方管理得好好的，哪一样不好？一独立就一团糟，哪一项巫人不要特权，政府机关，商业部门一概是马来人的天下，还有我们立足的地方吗？他老还记得那位高头大马的旧经理要卸任返国养老之前，就曾经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我们这样幽默地说过：“诸位，马来亚联合邦猛迪卡后，你们是不是还能像现在一样好好地相处下去？”只有王家老二的见解最怪，他说：“争取本邦的独立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尽管本邦在独立前后有着可怕的阻力和困难，事实上也只有独立才能真正解决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困难和灾难，由容忍以至相互矛盾中去达到统一的愿望。”这到底是怎样解的，我姓梁的一辈子也不明白。

提到老二，这位妻舅倒是一位不可小视的小人物。战后才走出华校的门，只费两年的苦心，居然考取了剑桥九号位文凭，写起文字来，比自己要好上几多倍。（姓梁的只惯写公文式的商业函件。）中英文都有很好的底子，拿起笔洋洋千言，本来嘛，政府好多重要部门里的好缺都有他的份，可是这位小伙子的脾气就是这样，人家抢着要的好差事，他才不希罕。为了志趣，这小伙子却热心地去应征某报驻本坡的记者这份工作，根据学历和写的能力，又有一个很好的外表，口词又那么伶俐，人事关系也不会没有，当馆方还没有宣布聘用哪一位人才以前，那些熟悉内幕情形的有关人士，早就猜透非老二莫属了。事实果然如此，在好几十位应征人选中，老二独占了鳌头。这几年来，老二就靠他那一支笔杆结交了上中下层的人士，连联盟政府的几位部长也成了他的朋友。几许权要闻人一跟他握起手来，就满脸堆着笑容跟他打起交道，老二真是年少有为的好家伙。可是他一点也不满足，他只是喜欢自己的工作；闲下来就拼命看书研究学问，写写东西投到报章杂志赚些稿酬，这个小数目对老二并不重要。他没有什么负担，岳母在内地还有一大片胶园，也有三几间店铺好收租，另外三个兄弟都在中国，据说两个小的都先后考进大学。老二未婚，姓梁的就羡慕他这一点。多少好看而又好甜头的女人围绕着他，其中有侨领的金枝玉叶；那位念英文

出身的陈小姐追老二追得最紧。听太太说，老二对这一套好像不很关心，累到岳母大人常常对太太发牢骚，说老二什么都好，只是这点不顺老人家意。

做姐夫的一向对老二也很客气，不但好招呼，也喜欢这位舅子上门来谈几句，虽然言谈之间，难免有一段距离。

太太喜欢闲扯，老二谈锋锐利，周末老二经常上梁家的门。太太跟老二都一样看重手足之情，他们谈得来，一打开话匣，离不了什么教总召开的什么动人的大会场面，也一定提起那姓林的，说他的演讲最能感人肺腑。听他们说，这位近于工人模样的主席，这一个月来行踪所至到处轰动，听讲的人常常被感动到热泪盈眶呢。太太还说姓林的这一次出席槟城某一个大会就有一万多人当着他的面行一个最敬礼，为什么英文报不曾有过这类消息？想不到这个身材瘦小（太太在华文报指给我看的那一位）一点也不像是个绅士的教书匠——却是全马闻名的轰动人物，听说他的声望很高，不管哪一阶层的人，一听到这个大名就会肃然起敬，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对华文教育的丰功伟绩来。其实在我老梁的眼里，他的言论和主张都是带有宣传作用的。——亏他姓梁的想得出。

最气人的就是大小姐也整天嚷着那些不争气的话，说什么大姨的儿子去年九号毕业到今天还找不到一个差事做；邻居姑妈的一个独生子念完了八号位也

只好驾着罗哩车满街走这类不中听的话。事实上，为了出路这一个问题，他老也在心内打过寒颤，何尝只有大小姐知道这些不算好的见闻，就是自己周围的朋友也整天闹着找事难的一连串问题了。有人说，我们念英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真有点难说！为什么情形会变得这样快？快到使我姓梁的找不到理由解释，都是那些有背景的人捣的鬼，那些嚷着要独立的人闯出来的灾难，最后这个结论是他老新近对眼前的时势所发现的一个大道理。……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根烟卷的火头烧痛了他老的食指，他老猛地才发现有些同事已离开了办公室下楼回家去了。

二

梁太太由学校回到家里，厅上那只精巧的时钟刚好是四点又一刻。

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短旗袍。一早到村里民众会堂集中，随后跟着同组的人员到村内西区作大规模的家庭访问工作。下午又回到民众会堂参加村内三校召开的联席会议，检讨访问工作和讨论怎样协助儿童登记等事宜。由于跑多了路，背部湿了一大块，吹干了，仍然看得到渗透汗臭的痕迹。虽说辛苦了大半天，她老的心情还燃着一股兴奋的火焰，跟年轻的一群不会有很大的分别。

她想到检讨会议开始，那位北区校长的一席话是多么坦白率直。谁也不曾料到这位道貌岸然的长者，今天居然激动地慷慨陈词起来。这席话是：“诸位同道，我们今天聚首一堂，共同检讨家庭访问工作的收获和各方面的反应，使兄弟连带想到我们本身必须借今天这个机会找到答案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吾人子女的登记问题。兄弟很抱歉，家里能上学的孩子就有三个是就读K市英校的；如今我们到处劝华人家长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我们的学校里读书，难道我们还好意思把自己的儿女一个个登记到英校去念ABC吗？我的意思很简单，往者不究，来者可谏，打从火炬运动开始，我们必须以身作则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学生家长，对得起自己的儿女，否则我们连自己的教育工作尚且没有信心，试问别人怎么会有信心和勇气来为华文教育努力？我们不但要起带头的作用，进一步要把我们的教育工作搞好来，提高华校素质来争取学生家长的更大信心！……”老校长的话一完，整个会场就给一阵热烘烘的掌声充满了空间。好些曾经把子女送到英校念书的同道都一致接受这个爆炸性的建议，只有那位平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整年给人家在背后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儿，在学校里教低年级英文课的女同事稍微窘了一点。会后，那位平时有点滑稽的本校校长竟对我开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玩笑：“梁太太，你家的先生是洋行大财副，一向是看重英文教育的，这一遭

别用错了你们女人特有的软功夫了。”这么轻松的几句，说到自己跟另外几位在场的同事都掩着嘴儿不敢笑出声来。

冲了凉，梁太太感到周身凉爽，坐在客厅上的一张沙发上，她不能没有思虑了。

梁太太很明白，丈夫对儿女的教育观点跟自己是有着很大的歧异的。阿光的爹昨晚上还提起这个，虽然没有达到彼此之间可以融洽的见解，总算谈过了。

说真心话，梁太太认定英文在本邦的地位，除了政治上占优势外，看不出有任何一点会比我们念华文的要得。只说阿光的爹吧，除了上下班，平时很懂得物质上的享受以外，再也谈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来。要勉强说他的好地方，就是阿光的爹还算是一个守家的丈夫，平时对自己也算过得去。自己为什么会嫁到梁家来，一句话是爸妈也中了一般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那一种流毒，以为懂得英文的都是人上人。至于梁先生会喜欢梁太太，据外人说，当年的梁太太是顶漂亮的一位职业女性，她的老子还是有几个钱的。在这种铜臭气息最重的南洋社会，夫妇间的情爱常常是在结婚后一直到生下孩子才真正开始的。有的关系还是那么微妙和可笑的。

那位跟梁太太同校的英文女教员，她的丈夫就是比她少十岁八岁的学生呢；十六岁就做了爸爸，后来才潦潦草草地结合起来。女的老住在自己爸爸在公园

路那间洋楼里，男的据说每个礼拜才上女家那儿过一个夜晚，这样就算尽了夫妻之道。至于女的怎样搞三搞四，男的连嘘一口气都害怕到会得罪这位钱袋太太呢！听说那位女同事专交外国人或单身男子，一年到头最少有几打的男朋友在轮值做她的护花使者。她会来到自己的学校，还不是通过一位权要的关系才混进来的，校长常常就为了她的闲话损害到校誉而说不出一句话来，比哑子吃黄连还苦。像这类事例多得很，好些念洋文的就喜欢这么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这些都是梁太太平常看不惯的人和事。

三

现在是梁家用过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布置相当雅致的客厅上听收音机或阅报闲谈的时候了。阿光兄弟也在厅间玩起摆“积木”的游戏。

梁太太偷觑了丈夫一眼，只见他好像很认真地在看报。她老就逗着两个孩子耍一会，然后亲切地对小兄弟说：“阿光，阿荣，下个礼拜一要登记了，你们想读什么书呀？”

“我要进妈咪的学校呀！”阿光第一个跳着说。阿荣年纪虽小也能会意，举着小手儿连声叫道：“好嘢，好嘢，我要跟妈妈上学校呀！”

做母亲的欢喜到张开两只手臂迎着跑前来的小宝

贝，把他一揽拥在怀里，一面附在他的耳边说：“好宝宝，再过两年你也得上学了，妈妈整天陪着你玩……”

坐在另一头梁先生当然听见他们母子亲昵的对白，却故意把报纸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不耐烦地扔在沙发上，眨一下眼，直扫着他的两个孩子瞧。这时梁太太发现说话的机会来了，马上瞟了梁先生一眼，接着堆上一脸娇嗔的笑容。梁太太虽说是上了卅岁年纪的女人，因为营养好，少养孩子，原本就有一个十足标准型的身材却越见丰韵好看了。脸儿还是那么细嫩饱满，姓梁的一向对太太和气讨好跟这个不无关系。

“老的，阿光兄弟能跟我一道上学校多好，一来方便，二来用不着我们分心。”梁先生在家里称呼太太常常用亲爱的，而太太却喜欢叫丈夫做老的，这个称呼，梁先生先前听着很不顺耳，后来知道这也是太太对自己一种亲昵的称呼才不觉得怎样。这一下他老听到了太太这么说，才开起腔来。

“这有什么不方便，我们有汽车接送他们小兄弟上学校，再不然就叫阿顺姐陪着他俩回家，还不是一样安全妥当！”说着，他老顺手把安放在茶几上的那一杯还腾着汽的乌狗啤送到嘴角边啜了一大口，饭后饮上这么一杯，据他老自己解释是最合卫生，最能滋补身体的。

“话是这样说，我总是不放心他们兄弟两个，还是

自己带着上学校来得万无一失。”梁太太很快地蹙了一下眉头，马上又扬起眉梢这么说了。

“我真不明白，你老是记住要把阿光兄弟带到你的学校去念书，这不是白白糟蹋了他们兄弟俩？”他老顿了一顿又接上口来。“乡村学校哪里办得像样，又是华文学校更谈不上。你这个主意还说没有打错？”他老神色悠悠地抽起烟。

“这个……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我们的家庭教育能好好地配合学校教育，还不是一样可以把孩子教好来？”太太也很自然地搬出教育原理来。

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我们的梁先生可有点吃勿消。

“你们念中文的就会搬一大堆理论来，难道送孩子读书，还要自己整天在家里管教孩子么？”

“这一点点道理，你尚且弄不清楚它的真义，还谈什么是最懂得儿女教养问题的爸爸？”太太也有点火滚。

好一晌，梁先生才像一只受伤的走兽咆哮了起来。

“你以为挖苦了我，我就会把阿光兄弟念书这个问题推开了责任不成？这简直是三岁孩子的念头！”

“那么你说吧，为什么一定要阿光念英文？”太太想到正面论争的必要了。

“念英文……第一个理由这里是马来亚不是中国，

处处要用到英文，懂得英文才有办法打出天下；第二个理由，做爸爸的是靠红毛字吃饭，做儿子的不是更应该念英文么？”他老理直气壮地一口气说完它。

“这才可笑了，原来是这么两个天大的理由，请问你是华人还是白皮的？华人读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一回事，谁敢说不应该？做妈妈的是华校教师，却送自己的子女去进英校，这不叫人打嘴巴，自己就应该先打嘴巴了，我还有脸去上课？”太太有点激动。

这一回梁先生的耳里好像给钻进了一只小飞虫那么感到刺痒难过，正在找不到话反驳太太的时候，刚好打从房间内走出来的大小姐插了嘴。

“让阿光读华文，阿荣进英校不是得了么？何必费这么多唇舌？”

这个可解了梁先生的围，他老近于感激地看了女儿一眼，又燃起第二根烟卷来了。

太太也很识趣，暂时不说这个，只问安娜：“二舅今天来过没有？”

梁先生也乘着这个岔开了的话儿霍地一下挺起了身子，一口把剩在杯里的酒喝了，就踱进房里去。不上十分钟，他又从房里穿好衣服出来预备出门的样子，却故意扬起声音对大小姐说：“安娜，林先生家的礼物送去了没有？”他老说的林先生就是整年跟他打交道在本坡颇有名气的那位老板，原来林先生家有喜事，礼物是他昨天带回来的，他老明知道礼物还放在

家里没送过去，正好借这个口实，带着这份礼物好溜出自家的大门。

梁先生坐的车子刚开走，梁家的门前又停下了另一部半新不旧的小型迈那。

“二舅来了，二舅来了！”一听到有车子的声音就跑到屋外探望一下的小兄弟打门外嚷了进来。这一对天真活泼的孩子哪里晓得刚才爸爸和妈妈正为了他们的读书问题闹了一次小别扭。

“你来得正好，阿生刚出去，为了阿光兄弟念书的问题，我跟他谈不出一个结果。”梁太太还有多少烦恼的样子。

这位二舅很风趣，梁家小兄弟最欢迎这位长辈的光临，安娜和那位打工的阿顺姐也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那些她们很少听到的新奇见闻和当地有趣的消息……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他也能哼出几句。

他老一踏进门来，梁家小兄弟就围住他团团转。他老从裤袋里摸出两包事前预备好的糖果，这时小兄弟一把抢了就蹦蹦跳跳地往里间走，一面嚷着说：“阿顺姐，二舅给我们糖吃呀！”

安娜照例斟上两杯唐人茶。老二啜了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姐夫是洋文教育出身的，他的意识和见解当然跟我们相差一万八千里，只有拿出更具体的事实和理由去跟他作一番推论，也许可以慢慢说服